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
第四十四回 造戰船蕭銑起兵 誣軍情賈順受戮

詩：長平瓦解武安初，趙卒俄成戲鼎魚。
四十萬人俱下世，元戎何用讀兵書。
即墨城中縱火牛，燕師營裡血波流。
固存不得田單術，齊國秦城一土丘。
上蔡東門狡兔肥，李斯何事忘南歸。
功成不解謀身退，直待雲陽血染衣。
一旦王師逐水流，龍爭虎戰為請侯。
子真獨有煙霞趣，谷口躬耕到白頭。
詩章論罷興亡事，詞話還談創業君。

話說秦王奏凱還朝。堂堂陣勢回京國，整整旌旗轉大秦。駕進長安城，披黃金甲大將三十六員，鐵騎三萬餘騎，並軍士人等，俱進演武場。秦王傳令：「錢糧上庫，軍士回營！」發放已畢，秦王自回天策府歇下。次日，高祖駕設早朝。只見：玉爐香篆裊，丹陛佩聲清。百官朝賀已畢，秦王帶領眾總管朝賀高祖。秦王當駕啟奏：「托父皇齊天之福！兵吞五國，擒獲偽王回朝！」高祖說：「生受吾兒，鞍馬勞頓！」問：「是哪五國？」秦王奏曰：「河南王世充、漳南竇建德、毗陵沈法興、南陽朱燦、湘陽高談聖。」傳旨意都擁進來。錦衣武士，把五王都綁到殿前。高祖說：「王世充！你這賊恃強毀詔殺使，擅改天年，也有條頸之日！竇建德！朕與你平昔結好，原何背義忘盟，發兵助鄭？朱燦你這賊！豈不聞兩國相徵，不斬來使，忍將段學士非刑殘害？高談聖！你倚著妖婦鄭仙妃，狐假虎威！沈法興！你彈丸綿力，也要助逆相援！今日天心厭叛，一網受擒！」傳旨：「著李世勣監斬，俱押赴霸陵川梟首示眾！」李世勣說：「還有偽太子玄怨，偽駙馬單雄信，二人俱係逆黨至親，請旨發落！」高祖說：「都令斬首！」李世勣承旨，帶領錦衣武士、刀斧手，押護眾人，直到霸陵川取斬。單雄信說：「徐弟！你忘了舊日交情，不為我善言一解？」茂功說：「你前日割袍斷義，還有甚麼交情？」吩咐劊子手下刀。人頭砍落在地，也沒有血，止有一股青氣，望正東上衝去。斬首已畢，茂功歸朝覆命，把斬單雄信的話，奏聞高祖。高祖問李淳風：「這青氣主何吉凶？」淳風說：「其人托化海東，不過二十餘年，與國家還有刀兵！」後人不信，當薛仁貴保駕徵遼之時，遼將葛蘇文就是。此是後話。高祖傳旨：「把五王首級，差官校領去本地方號令！」秦王奏說：「屈突通、劉政會守備洛陽，乞給文憑實授！」高祖准奏，著吏部行文。高祖頒賞出征將士金銀花緞，宴慶功臣，馬步軍卒盡皆犒勞。眾將當駕謝恩。高祖著百官送秦王回天策府將養。

日月穿梭不暫休，百年光景夢莊周。
古來多少英雄漢，盡葬荒郊伴土丘。

且不整唐朝故事。話說梁王蕭銑，乃是梁宣帝曾孫，建都江陵稱帝。江山廣闊，人馬浩大。東自九江，西至三峽，南盡交趾，北距漢川，雄兵四十餘萬。駕前封王者八人：靜江王游子路、零陵王顏須、荊王苗國用、長沙王段淮、越王雷世猛、定南王傅弼、武昌王張善安、寧遠王展黃白。梁王一日駕設早朝，聚下文武。班部中閃過靜江王游子路，當駕啟奏：「主公！臣探得唐秦王徵討列國，多已寧靜。止有我主地方，未曾侵犯。須要居安慮危，防備唐兵，不若先下手為上策。」梁王問：「卿有何策，可以保國安民？」游子路說：「以臣愚見，揚子江中，造下千隻大船。每船上用鐵鉤、鐵連環、鏈索、鐵錨，把船每六隻聯做一處。船上盡鋪厚板，就如平地一般。四圍起造木城，城上俱設垛口，中央蓋一所王府。差委的當重臣，操演水軍，結成水寨，把截水路，以備水戰，北軍有翅也飛不過來。此乃永久之計。」梁王准奏，就敕游子路監造水寨船隻，便宜行事。「工完之日，奏朕知道。」游子路領旨出朝，選匠二千餘名，徑往揚子灣去。

江主帥忙傳令，曉諭諸多大小人。
搭蓋廠房堆料物，速營廬舍匠存身。
搬糧運木俱完備，選日興工不暫停。
監工督造無休歇，數月光陰水寨成。

數月之間，催趨工完。游子路上馬扳鞍，跟隨軍士，離了揚子灣，徑回江陵，請梁王看水寨。出外為郊山共水，行程作伴柳兼花。來到江陵城，東華朝前下馬。梁王坐朝，游子路進入金鑾殿奏說：「臣奉命督造水寨，俱已完備。特來請主公起駕觀看！」梁王宣御弟蕭利、丞相張珍權朝守護，「寡人去著水寨就回！」傳旨擺駕。

梁帝主降皇宣忙排御駕，聚文臣齊武將盡出金門。
襄陽炮響三番六軍起寨，擊銅鑼鳴畫鼓萬馬離營。
飛虎幟繡龍旗前遮後捅，熟銅錘蘸金斧左右高擎。
持越戟執吳戈驍雄勇士，挽雕弓懸寶劍虎賁親軍。

王駕正行，哨馬來報：「揚子灣到了！」看那長江，果然風險！

地分吳楚，境接衡廬。朝看火鏡出青峰，暮見冰輪升碧海。洪波浩蕩，雪浪奔騰。水雲萬疊，魚龍戲舞碧波心；玉雪十團，鷗鷺往來紅蓼岸。應陣聲鳴碧落，漁舟款乃中流。無邊閣舉目遙觀，秋水長天同一色；飛步亭低頭俯眺，澄波麗日兩涵光。岸旁蘆葦，風搖彷彿動旌旗；堤畔孤蒲，月照依稀同劍戟。萬頃琉璃鋪錦繡，一江煙景擁珠璣。

梁王同眾文武到水寨中，坐下王府，憑高四望，果然好座水城！

聯舟為水寨，串木作高城。
起造元戎府，平分棧閣勻。
敵樓屯戰士，垛口集徵人。
刀劍如霜白，旌旗賽錦明。
旁牌千面列，弓弩萬餘陳。
炮石周圍聚，干戈左右屯。
崢嶸防浪湧，堅固阻波侵。
要識興王業，須知假共真。

水城四面，排列千百隻戰船。梁王看罷大喜，問游子路：「水城雖好，卻是木植造成，恐風雨損壞不久。」游子路說：「如今把兩岸蘆葦砍伐來，編成密笆，釘在四圍；又將桐油灌上，可以遮蔽風雨。」梁王准奏，傳旨起駕回朝。

眾文武隨著御駕，趨回江陵城，長朝寶殿坐下。游子路奏說：「主公！

如今宜遣使臣，齎書禮結連楚王林士弘、吳王李子通，共起大兵代唐。我主先調兵取了荊門州，乃緊要之地。取得荊門州，以重兵守之，把截陸路，或有他警，我這裡徵兵以待，乃萬全之策也！」梁王准奏。一面差使齎書禮，往吳楚二邦去了。一邊宣越王雷世猛、零陵王顏須、寧遠王展黃白、定南王傅弼，長沙王段淮，統十萬人馬，先取荊門州，就屯兵防守要地。又著雷世猛掛元帥印，總督各路人馬。王洪黨正先鋒，舒英副先鋒，王勝為左監軍，蒯進賢為殿後，傅判為游擊將軍，段清為參謀，花魁督理糧草。

其餘將士，隨軍聽用。敕靜江王游子路，統領水兵，鎮守水寨。眾將領了旨意出朝，演武場整點人馬。看六王怎生打扮？

龍盔口嵌金鱗晃，鬚背甲沿翡翠綃。白玉琢成獅虎帶，彩絨刺就牡丹袍。穩騎玉勒嘶風馬，手執金龍偃月刀。定國越王雷世猛，恍疑神將下雲霄。

開國功臣曾列士，英雄隊裡無雙。金盔嵌寶色爭光。袍披鸚鵡綠，靴染淡鵝黃。碧玉帶攢金雀舌，能持便利攔剛槍，身騎龍馬色如霜。雙名游子路，錫爵靜江王。護體甲鋪銀葉，蔽身袍掛秋霜。金盔鳳翅稱雄壯，繡帶團花弓樣。慣使兩鋒番劍，能騎八尺超光。王封寧遠佐梁邦，展黃白驍猛猛將。

威風凜凜貌堂堂，甲冑校層異錦妝。神背健弓標勁箭，太阿寶劍鞘藏光。交鋒每跨後猊馬，上陣常橫丈八槍。虎鬥龍爭經百戰，封功賜土定南王。

鴉翎嵌頂鳳盔明，簇簇征袍蜀錦新。銀甲籠軀排雁翅，絨繡勒甲繡麒麟。騎劣馬，慣追雲，鋼刀似板獸吞銀。顏須功賜零陵郡，梁國豪英一品臣。

銀製兜鍪護頂，金星凱甲遮身。袍披羅綺帶鑲珍，水獸烏靴軟襯。鬥戰能施巨斧，當場馬跨龍鱗。長沙王是定邦臣，名播段淮英俊。

點夠大軍，表分兵刃，關支糧草，三聲汛炮，將士起營。靜江帶領水兵，徑往揚子灣，鎮守水寨不題。且說越王行兵，好似夏盪舟初臨魏國施英勇，楚項羽乍出江東逞俊英。大軍正行，哨馬來報：「荊門州到了！」越王傳令住軍，紮下營寨，屯放人馬，休息一宵。次日，越王升坐中軍帳，聚下將佐，調正先鋒王洪黨領兵交戰。全妝披掛：戴一頂護頂盔，穿一領翠雲袍，披一副掩心甲，係一條團花帶，擎一柄三尖刀，騎一匹淡黃馬。

領三千人馬，臨城搦戰。荊門州太守賈順，正坐堂，哨馬來報：「有江陵蕭銑起兵，約十餘萬，離城十里屯營！今有人馬臨城罵陣！」賈順急聚軍士，商議退軍。階下一人，應聲出曰：「某願領兵迎敵！」乃是管軍頭目張倉。賈順說：「小心用意！」張倉連忙披掛：頂盔貫甲紫羅袍，鸞帶妝花束虎腰。

跨馬彎弓真勇健，臨軍最熟雁翎刀。

下演武場，點選一支人馬，擁出城來，各不通名交戰。刀對刀共施武略，將對將各逞奇材。兩馬相交，未及十合，張倉氣力不加，被王洪黨一刀砍於馬下。砍倒旗竿，把人馬混殺一陣。王洪黨旗開取勝回營，稟復越王。越王大喜，賞勞將士，設宴慶功不題。唐營哨馬報知賈順，賈順一面差報馬上長安告急，一面揀選軍士，以備征戰，分撥人馬守城不題。且說越王雷世猛升帳，聚集將佐，喚王洪黨吩咐：「今日還是你出兵。著舒英、王勝領兵伏於城東，傅判、蒯進賢領兵伏於城西，待他城內兵出盡，你眾將出其不意，乘虛取城！」眾將領了軍令，全妝披掛，各領兵去了。

且說王洪黨領兵出營搦戰，唐朝報馬報知賈順。賈順披掛上馬，帶領三千兵士，擁出城來。那陣上王洪黨喝一聲：「快獻門，免你一死！」賈順說：「休要誇口！」掄槍刺來，王洪黨舞刀砍去。

兩國陣前齊吶喊，全憑武藝作干城。

槍掄刀砍生殺氣，弓開箭發長愁雲。

人吐微雲煙靄靄，馬噴殺氣霧昏昏。

交鋒二十無高下，詐敗梁朝駕下臣。

洪黨用計兜回馬，賈順輕身往後跟。

望前趕了多時節，洪黨施謀要害人！

王洪黨瞧見賈順，看看來近，掣出流星錘，望賈順打來，正中左背膊。

賈順跌下馬來，被梁軍拿住。王洪黨舉刀問曰：「要死要活？」賈順說：「將軍！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？願降將軍！」王洪黨吩咐押解回營。軍士投降者不計其數。王洪黨收兵回營，參見越王，把擒賈順的話稟知。越王說：「擁進來！」越王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賈順道：「臣名賈順！」越王說：「只怕你口降心不降！」賈順說：「大王不殺之恩，生死難忘！如不信，差人與臣同進荊門州，納獻城池，才見臣心真假！」越王說：「荊門州我已著人取了，誠恐你虛意。我也聞你是個能臣，今取唐朝，要你盡忠梁國。」就封賈順帳前參謀。話未絕聲，哨馬報：「舒英等取了荊門州，特來請大王進城！」越王差旗牌官傳令，入城不許殺戮一人。一面把人馬趕進荊門州，掛榜安民。換了梁朝旗號，分撥軍士，把守隘口。差報馬回朝報捷。

話說荊門州的報馬，星夜趨離地，來到大國長安，東華朝前下馬，直臨御座。高祖問：「是哪裡的報馬？」應說：「臣是荊門州差來的報馬！今有江陵蕭銑入寇，結連江都李子通、江南林士弘犯界。賈順出軍不利，恐失地方，乞發天兵征剿！」高祖聞報，傳旨宣秦王，同趙元王李孝恭，並李靖、眾總管統領人馬征伐。秦、趙二王，領了旨意辭朝，同總管下演武場，點選人馬。秦王傳令：「著敬德領一枝兵，先往荊門州協同守備，不可出兵交戰。待我大軍到時，觀看地理，方可出兵。」發放已畢，秦、趙二王點選人馬，敬德帶一支兵，徑往荊門州去了。且說賈順投降梁朝，希圖榮顯，尋事立功。一邊差心腹探事健卒，徑上長安，探聽唐朝消息。聞知差秦、趙二王領軍，先差敬德來防守，一一稟知越王。賈順說：「他不道臣已歸順，如今假作兵敗城陷，往長安告急。路遇敬德，與他計議，他斷不疑臣，賺他到沅江縣屯軍，大王這裡差人探聽，進了沅江縣，不要與他廝殺，只發人馬圍了城，臣自有阻敬德之計。如今唐朝所倚者惟敬德，待臣設計刺殺了他，取天下易如反掌！還有一件，臣觀二大王與敬德一般模樣，可假裝敬德，頭盔衣甲，照依敬德一樣打扮，出軍之日，卻令軍士邀喝，討他的家小，說敬德歸順我梁朝，如不信，見在陣內督兵。若唐將打話，二大王不要言語，只等別人答應，說敬德在唐有功，不曾受恩，今對天發下誓願，再不與唐將交言。一則離間他君臣，二則以壯軍威。」越王道：「此計大妙！賈參謀功成之日，保奏你與我並肩為王！用心辦事，專候佳音！」賈順說：「事不宜遲，臣今日就行！大王準備軍務停當，臨期好差調。」

賈順辭了越王，一騎馬徑走長途。恰好敬德兵到界口，賈順下馬迎接。

敬德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賈順說：「某乃荊門州官賈順就是。因江陵蕭銑入寇邊界，先差報馬奏聞朝廷，取討救兵。他那裡攻城搦戰，一次折了副將張倉，二次末將出兵，不料中他詭計，一邊與某交戰，一邊暗伏人馬取了城池，因此兵敗。我今回朝告急，幸遇將軍！」敬德說：「我奉令差來協守，荊門州既被梁賊計取，你且隨我候秦府兵來！如今有哪一郡可以屯兵？」賈順說：「沅江縣頗有錢糧，堪以屯兵！」敬德同賈順直到沅江縣。縣令王崇，出郭迎接敬德入城，屯放人馬。敬德剛進得城，梁朝人馬已到。定南王傅弼領戰將人馬圍南門，寧遠王展黃白領人馬圍東門，零陵王顏須領兵圍西門，長沙王段淮領兵圍北門。槍刀萬疊，弓弩千重，銅牆鐵壁一般，圍住沅江縣。有巡城軍士，報知敬德。敬德與賈順、王崇商議退兵之策。賈順說：「將軍！前者失荊門州，朝廷還不曾知道。今沅江縣兵少，不宜出戰，待秦府軍來，方好合兵攻取！」敬德道：「說得是！」吩咐防守各門不題。

再說越王雷世猛，打發二大王雷世雄，假裝敬德督兵，同王洪黨、舒英、王勝領一支兵取長陽縣，討敬德的家小。眾將領了將令，全裝結束，領兵離了荊門州，殺奔長陽縣來。離城十里屯寨，雷世雄同王洪黨、舒英、王勝領一支兵，直臨城下搦戰，就討敬德的家小，鳴鑼播鼓喊殺震天。長陽縣令許蕃正坐，小卒來報：「今有梁兵罵陣，口稱敬德降了梁朝，自來督兵，討取家小！」聚集僚佐計議，參軍苗鳳言曰：「今梁兵猖獗而來，所托敬德之威，兵不可輕出，且牢守信地。一面申報附近地方，取兵合戰，一面差快馬，星夜回朝告急，請兵救應，方可保全城池。」許蕃依苗鳳之謀，著人分頭告急不題。且說賈順心下自想：「若不早除敬德，倘秦王兵到，事不諧矣！」連忙私自來見王崇。賈順說：「王大尹，梁朝地方廣闊，人馬浩大，豪傑歸順者多。我與你在唐，官無顯職，今重兵困城，一旦城陷，玉石不分。況敬德恃強，輕慢你我，不若設謀，今夜刺之，將首級城池，歸獻梁王，不失公侯之位！大尹肯助吾否？」王崇說：「大人高見！此事只可你我知道，不可漏泄！」賈順就與王崇折箭為誓，只候夜間行事刺他。

且說王崇口便應承，心下自想：「為臣盡忠，豈可謀背本國，而投順別邦，希圖榮貴，禽獸所為！不如首明！」慌忙來告敬德，備言賈順之謀。敬德見說，圓睜虎眼，怒咬銀牙，掣鞭在手，走到西廳，擒了賈順，審問一番。賈順低首無言回答。敬德舉起鋼鞭，響亮一聲，把賈順打做肉泥，與王崇緊守城池，以待秦王兵至接應不題。

賈順歸梁要建功，欲謀唐室刺英雄。